



荒原蚁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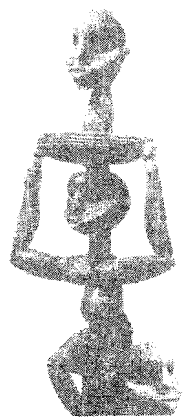
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尼日利亚] 钦努阿·阿契贝 著

By Chinua Achebe

朱世达 译





荒原蚁丘

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尼日利亚] 钦努阿·阿契贝 著

By Chinua Achebe

朱世达 译

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by CHINUA ACHEBE

Copyright© 1987 BY CHINUA ACHEB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MMA SWEENE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08) 第 5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荒原蚁丘 / [尼日利亚] 钦努阿·阿契贝 著; 朱世达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4 (重现经典)

书名原文: 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ISBN 978-7-229-00438-5

I. 荒… II. ①阿…②朱… III. 长篇小说 - 尼日利亚 - 现代
IV. I43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9216 号

荒原蚁丘

HUANGYUAN YIQU

[尼日利亚] 钦努阿·阿契贝 著

朱世达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陈 黎 刘瑞兰 李严

封面设计: 徐 婕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25mm × 1280mm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94 千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

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 1.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 2.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 3.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代总序）

如果仅仅将钦努阿·阿契贝理解为一个“政治作家”、“社会作家”，无疑是错误的。甚至于说，在当下的中国，翻译、出版、阅读钦努阿·阿契贝的价值，也就在于“如何理解钦努阿·阿契贝”。

——题记

一、比夫拉知识分子

在当代的国际文坛，钦努阿·阿契贝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名字。他被誉为“现代非洲小说之父”，因为他第一次写出了“发自非洲人内心世界的英语小说”；他还在《远景》和《外交杂志》评选出的“全球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名列第三十八位，因为他不屈不挠地就全球和祖国尼日利亚的政治、社会事务发言；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获得了几乎能够获得的所有国际重要文学奖项：2007年，他击败菲利普·罗斯、拉什迪等人，获得第二届国际布克奖，因为“全世界的作家都在为新的现实和新的社会寻求新的语汇和新的形式，阿契贝为他们指明了道

路。”2002年，他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因为他是“西部非洲大陆文学传统的缔造者”——在他之前获得这个奖项的是哈贝马斯，在他之后获奖的则有苏珊·桑塔格、帕慕克等。

钦努阿·阿契贝生于1930年的尼日利亚，属于伊博族，家庭信奉基督教；尼日利亚的另一位著名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因卡则为约鲁巴族人。尼日利亚共有250多个民族，国内的三大民族分别是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伊博族散布于尼日尔河和克罗斯河之间，占有全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在部落时期，伊博族一直没有建立严密的政府组织，每个村落各自为政，与外界隔绝，甚至没有统一的语言。由于伊博族的封闭和强悍，曾被殖民者诋毁为“耽于吃人肉的恶习”。伴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伊博族的很多人逐渐信奉了基督教，并以注重教育、发展经济而闻名。

上世纪70年代，萨特曾经说过，假如他是一位比夫拉知识分子，他绝不会从事文学工作，而应该做医生、司机等对社会更有贡献的工作。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尼日利亚内战——“比夫拉战争”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第一次以饥荒为作战手段。1960年，尼日利亚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赢得独立，国内部族冲突加剧，伴随着新的石油资源的发现，1967年内战爆发，史称“比夫拉战争”。血腥的“比夫拉战争”使尼日利亚全国死亡300万人，其中100万死于饥荒。这场战争促成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建立，并引导全球社会开始关注非洲饥荒问题。

钦努阿·阿契贝就是一位“比夫拉知识分子”——战败的一方，内战后被边缘化的伊博族。

战争期间，钦努阿·阿契贝被迫离开在尼日利亚广播公司的工作，先为伊博族的“比夫拉政府”工作，后在美国从事教书和写作。作为一个作家，他亲历了尼日利亚剧烈的社会动荡——部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尼日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然后是“比夫拉战争”，然后是战争之后依旧动荡不安、军事冲突不断的尼日利亚和西部非洲。政治伴随着他的文学创作，他曾经说过：“一个非洲作家如果试图避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当代非洲的政治问题，将是十分不恰当的。”因而，钦努阿·阿契贝的全部文学创作，就是展现尼日利亚的社会变迁，比如著名的“尼日利亚四部曲”——《瓦解》(Things Fall Apart, 1958)、《动荡》(No Longer at Ease, 1960)、《神箭》(Arrow of God, 1964)和《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 1966)；短篇小说集《战地姑娘》(Girls At War, 1972)、长篇小说《荒原蚁丘》(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1987)以及评论文集《创世日前的黎明》(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Essays, 1975)、《尼日利亚的不幸》(The Trouble with Nigeria, 1984)。这其中，尤以他的“尼日利亚四部曲”最为著名，可谓“史诗”，表现了19世纪英国殖民者来到尼日利亚至尼日利亚独立时期的全部历史——《瓦解》的主题是殖民者的到来和伊博族社会的瓦解，《动荡》叙述了一个伊博族青年在殖民者“创造”的城市文明中的茫然，《神箭》描述了基督教对尼日利亚部落文明的蚕食，《人民公仆》讲述了独立之后尼日利亚以部族为单位的“选举政治”的丑陋。

二、天鹅之歌

然而，如果仅仅将钦努阿·阿契贝理解为一个“政治作家”，无疑是错误的。甚至于说，在当下的中国，翻译、出版、阅读钦努阿·阿契贝的价值，也就在于“如何理解钦努阿·阿契贝”。因为中国和尼日利亚一样，自 19 世纪起开始遭遇殖民主义的战争，旧的社会体制轰然倒塌，血腥的内战使民族分裂……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文学强调政治性和社会性，我们曾经把钦努阿·阿契贝目为“亚非拉兄弟”；如今，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些学者又将他的作品理解为对殖民主义的控诉。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永远比政治复杂，甚至比社会复杂。以上两种解读，实际上降低了钦努阿·阿契贝。钦努阿·阿契贝固然关注政治与社会，关注殖民主义对尼日利亚的掠夺和破坏，然而，这些问题不是他作品的真正“主题”。在反殖民主义和现实政治的表层之下，他所关心的，依旧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文化和道德的巨大变化之中，人有何为？

钦努阿·阿契贝的代表作《瓦解》创作于 1958 年（两年后尼日利亚赢得独立），该书出版之后，引起巨大轰动，全球共售出了一千万册。小说的故事很简单：英雄如何走向末路。该书题词引用了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的名句：“Turning and turning in the widening gyre/The falcon cannot hear the falconer/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 /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这首诗名叫《基督重临》(The Second Coming)，在此多引用几句：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
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袁可嘉译）

在叶芝写下这首诗的大致同一年代，居住在清华园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写下了《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逾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在《瓦解》的结尾，主人公奥贡喀沃以一种为部落所不齿的方式结束生命，自缢于树上，“他的死尸是邪恶的”，“污秽了土地”。

就奥贡喀沃的自杀来说，殖民者的到来和侮辱，仅仅是一个外部因素；导致他选择自杀的深层原因，是部落坚守千年的文化与道德在溃散；促使他走向自杀之路的，则是个人的“暴怒”性格。

在钦努阿·阿契贝笔下，英国殖民者的到来，给伊博族的部落文明以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部落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已经出现裂缝，慢慢溃散。

小说的主人公奥贡喀沃是一个顽固、易怒的人，他是部落的英雄，固执地坚守着部落的文化和律法，辛勤地种植木薯，维持着一个家庭的体面，并且在部落中享有盛誉，在祭祀的时候充当“神的代言人”。为了这种坚守，小说中，奥贡喀沃两次挥刀斩人。第一次，在部落的复仇仪式上，他挥刀砍死了自己的养子——一切从此刻开始瓦解，“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喝醉了酒的巨人，在用蚊子的脚走路。他的头上不时感到一阵发冷，全身也跟着哆嗦起来”，家庭和儿子永远没有原谅他（小说的后半部分，他的儿子信奉了基督教，这给了他致命一击），部落中的人对他的残酷也感不满（“但是如果神说我的儿子应该被处死，那我既不去争辩，也不去做执行人。”）第二次，在部落会议上，他慷慨激昂地向白人宣战：“我们所有的神都在哭……因为他们受到了可耻的亵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恶魔连根铲除……”，挥刀砍死了白人的信使。在执著地坚守部落律法和维持自己的“强大”的同时，他没有察觉，部落的律法和文化，社会的结构和人心，已经在悄悄改变。这一改变的过程，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

三、古希腊悲剧英雄的复兴

如果仅有时代变迁的主题，钦努阿·阿契贝依旧是一个二流作家。《瓦解》之所以卓越，在于钦努阿·阿契贝塑造了一个“悲剧英雄”。英雄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甚至是二三流文学的唯一主题，所谓英雄和美女的故事是也。然而，《瓦解》中的奥贡喀沃，是对古希腊悲剧英雄的复兴。奥贡喀沃是一个“暴怒”的人，他在维持部落律法的同时，也在冲撞律法——“他的第一个妻子和第二个妻子惊慌失措地从自己的茅屋里跑出来，哀求他，提醒他这一周是神圣的。可是奥贡喀沃打起人来，是一不做二不休的，甚至于连神都不怕。”因为在圣洁的日子对神的冒犯，他被部落放逐。在这一刻，个人的悲剧命运，就与部落衰颓的命运融合为一，纠缠在一起，走向屈辱的终结。小说的语言始终是克制的，奥贡喀沃的命运具备一种古典美：庄严肃穆，简洁，沉稳，清晰。在历史的进程面前，黑非洲文化的衰颓不可避免，英雄的悲剧命运也不可避免。唯有悲剧主题，文学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悲剧主题中展现个人命运不可逆、不可选择的历程，英雄的形象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文学所描述的个人命运中注入悲剧的因子，个人的命运才得以在文学上成立。

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和尼日利亚一样，均处于传统文化与道德溃散、新的文化与道德建立的时代，也就是李鸿章曾经说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钦努阿·阿契贝引用的叶芝名诗，“一切都四散

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描述的是基督教文化的溃散。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描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溃散。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则描述了整个西方文化和道德的溃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对于传统文化，钦努阿·阿契贝并没有赞美和哀惋。甚至在《人民公仆》中，钦努阿·阿契贝在小说开篇就以嘲讽的笔触描述了“猎人协会仪式”（西部非洲的某些部族对英雄的欢迎仪式），随即在小说的展开中批判了尼日利亚的部族政治。钦努阿·阿契贝着力描写的是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衰颓的过程，而不是这一文化与道德好与坏的问题。无论好坏，钦努阿·阿契贝以及他笔下的众多人物，都浸透着这一文化的残余因子，成为自身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如同他的小说中俯拾皆是、随处可见的部落神话、歌谣、谚语。身为传统文化与道德中人，面临这一文化溃散的不可逆命运，人的可做可为，实际上是很少的。“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陈寅恪笔下的王国维，就是钦努阿·阿契贝笔下的奥贡喀沃。

王来雨

2008年6月4日于广州

第一证人

——克里斯托弗·奥里克

“你在浪费每一个人的时间，新闻部长先生。我不会到阿巴松去。到此为止！就这么办！还有别的事儿吗？”

“那就遵照阁下的意愿吧。但……”

“没有‘但是’，奥里克先生！我说过了，这问题就此打住。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还要我重复多少遍？要理解我的裁定那么困难吗？还有事儿吗？”

“对不起，阁下。我能充分理解和消化阁下的裁定。”

有整整一分钟的光景，他眼睛里的愤怒笼罩着我。我们的目光有那么一刹那紧张地对视着。然后，我不得不礼节性地退

让，将目光移向了锃亮的桌子表面。漫长的沉默。即使这样，他仍然不甘心。他故意让静默拖曳得长长的，让它成为一种对抗，就像孩子们玩的那种游戏，睁大着眼睛，比赛看谁先眨眼。在这种对抗中，我也让步了。我低垂着眼睛，又一次说道：“对不起，阁下。”在一年之前，如果不强迫自己，我是不会重复道歉的。而现在我这样做，就权当施舍给他吧。这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对于他则意味着一切了。

我把这一切看成是一种游戏，这游戏开始的时候是相当纯洁的，然而却突然变得怪异而险恶。我这么说，可能还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如果我说的是对的，那么我就能指出一件关键的事情或转折点，然后说：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一切都乱了套，规则也不再被遵守了。我一直努力探寻，但没有找到这样的转折点。所以，我开始慢慢觉得，这似乎从来就不是一场游戏，目前的状况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我太盲目或太忙碌而没有注意到罢了。我常常自问：现在既然看清楚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下去？我不知道。也许纯粹是惰性吧。或者说，也许纯粹是出于好奇心，想看看这一切将会怎么收场。对于他我没有想得太多，我更多的是想到我的同事，那十一位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任凭这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事实上，是他们越出自己的轨道把它招惹过来的。而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他们这群社会的精英，黑色人种的希望，仍然还没有看清，还没有懂得。我想，正是为了他们，我仍然站在我们国家这艘航船的观察台上，在疯狂的航海日志里做着可笑的记录。我对他们不再指望，但这种幻灭早转换成一种冷静的就事论事的关注。

现在，我发现他们的行动不仅是忍受的，而且事实上非常有趣，甚至令人激动。太不可思议了！请想一想，他们之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我推荐进来的！

当然啦，要完全坦诚交代，我就必须告诉你我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原因，一个让我觉得有点羞愧的事实，那就是，如果我不是在一旁观察的话，我就不可能写出这些来。而其他人根本做不到这点。

当我们僵硬地坐在红木长桌旁时，我可以解读出他们沉默的头脑在想着：嗯，看来今天又是那样的日子。那样的日子，意味着一个坏日子。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好日子还是一个坏日子完全取决于阁下早晨起床时的心情。在坏日子，比如说像今天那样，本来有许多吉祥的征兆陡然间却变成了一个坏日子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待在靠近你的洞穴的地方，随时准备钻进去。特别重要的是闭上你的嘴，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安全的，甚至使用那个我们已经熟练的把式，把谄媚奉承掩盖在争辩的姿态中，也不管用。

在我的右手边，端坐着教育部长大人。他是这群人中最受惊吓的一个。当他一嗅到悬浮在空气中的危险，就马上像一些动物和昆虫那样，倒退着钻进了他的洞穴。当他的整个身子变得僵直时，他已经本能地收拢起他的文件，准备随时把它们合上并拖曳着随他一起进入洞穴里。不过，也许他灵魂深处的本能已经告知他，他那蓄势待发的动作无疑是当着阁下的面将房门砰然关上。这时，荒诞的事发生了，他慌忙地放开快要合上的文件夹，以致人们都将目光转移到他身上，瞧着他做那最奇怪的事儿：他紧张地将内阁文件再次散放在自己的面前，作为

他几乎要犯的渎圣罪的一种补赎。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这样做的。他向四周望去，直到与阁下的眼神相遇，眼睛便低垂下来死盯在红木长桌上。我第二次道歉后，还没人说过话呢。我相当肯定这可怜的家伙（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有独创性的人）会说出我刚才说过的话来，连次序都一样。我发誓他会的。他将他的手臂紧紧地缩在身边，仿佛要将他魁梧的身材缩小一点儿；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就好像是一个祈求者。

然而，说话的却是阁下。而且不是针对最新的冒犯者，而是仍然针对我。语气却几乎是友好而谦和的，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男人。在那一刹那间，这一天就改变了，燃烧的太阳暂时退隐到云翳后面去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并且马上庆祝起来。我可以预先听到许多赞扬的声音，等阁下的背一转过去，他们就会说：阁下的问题就是，他不会伤害了一个人之后放下不管的。

顺便说一下，那正是我们尚未失却的一个微妙之处：我们真的等待着他将背转过去。有的人还会补充说：真遗憾，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无情的独裁者，至少统治五年。而我们都会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我们知道——祝福我们亲爱的心吧——我们将永远不配有这个福气拥有一个无情的独裁者。

“你意识到你在要求我做什么吗，克里斯？”他说。我什么也没有说，凝然不动，连脑袋也没有动一下。在这种时刻，我的脑袋稳如磐石，虽然我的思维仍然完全清晰而有逻辑性，但仿佛来自远方，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的思考好像是通过一架望远镜来完成的。我在掂量他为什么不再用冷漠疏远的部长先生和奥里克先生那样的称谓。但我没有让这种细微的区别来分散我